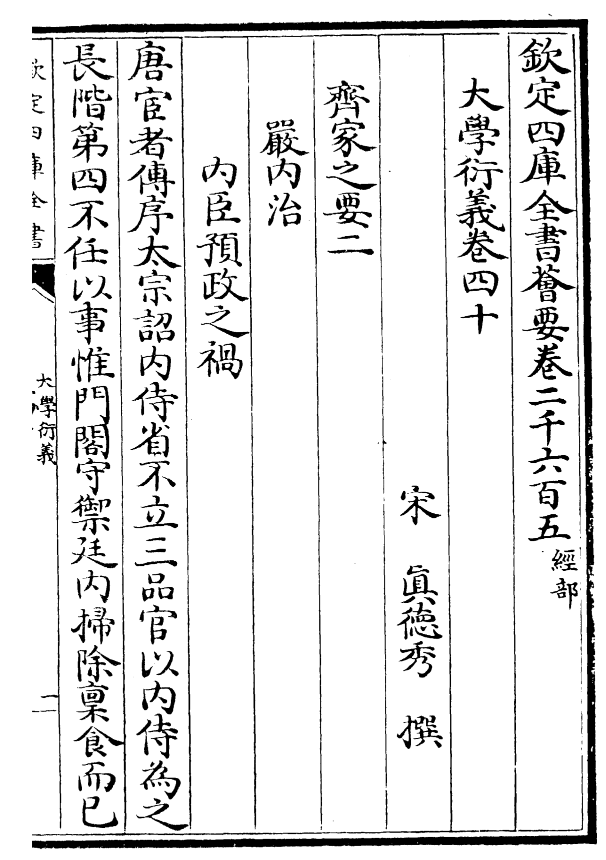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五

大學衍義卷四十

宋　眞德秀　撰

齊家之要二

嚴内治

内臣預政之禍

唐宦者傳序太宗詔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内掃除廩食而已

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黄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元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宫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於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監軍持權節度反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為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為

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慓士奇材則養以為子巨鎮彊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元宗以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僨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

極於天祐凶愎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渠不哀哉跡其殘氣不剛柔情易遷褻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為禍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

范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舊也剏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之不

可假以威權葢近而易以為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浸干國政其源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高力士者元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先天中以誅蕭岑等功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徼

倖者顧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他王公主呼為翁戚里諸家尊曰爹音遮父也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帝幸蜀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從上皇徙西内居十日為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

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耶帝曰爾我家老揣我何為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暇耶對曰臣間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

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山反力士善揣時事勢候相上下雖親昵至當覆敗不肯為救力故生平無顯顯大過議者頗恨宇文融以來權利相賊階天下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云

范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寵任力士至使省決章奏以萬機之重委之閹寺失君道矣其後李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進迹其禍亂所從來者漸矣

傳曰存亡在所任人君可不詳其細哉

臣按唐世中人預國政自明皇任高力士始中人預軍政自明皇用楊思勉討安南蠻始思勉本不錄遂為後世無窮之患惜哉

李輔國以閹奴為閑廄小兒肅宗為太子得侍東宮陳元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即位係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八軍司馬肅宗稍稍任以股脊

事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輔國能隨事齪齪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内深賊未敢肆不啖葷時為浮屠詭行人以為柔良不忌也帝還京師拜殿中監宰相羣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乃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聽兒數十人吏雖有秋毫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劾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羣臣無敢議出則介士三百人為衛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

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李峴輔政叩頭言且亂國於是詔敕不繇中書出者峴必審覆輔國不悅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妄言於帝因刼遷上皇於西內事已見前父子篇輔國以功遷兵部尚書既得志又求宰相諷裴冕等使薦已帝密擿蕭華使諭止冕張皇后疾其顓權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后更召越王兖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即伏兵捕二王因之而殺后於他殿代宗立輔國以定策功愈跋扈至

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奴處決帝矍然欲剪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為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又冊司空兼中書令未幾以彭體盈代為閑廄羣牧苑内營田五坊等使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大第於外又詔進封博陸郡王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旣嗣位不欲顯戮遣使者夜刺殺之抵其首溷中殊右臂告泰陵然猶祕其事刻木代首以葬

范祖禹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皁隸之流肅宗尊寵而任之委之以政授之以兵明皇以憂崩己以駭没張后二王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

臣按輔國有彌天之罪肅宗不能誅固可恥矣代宗誅之而不顯其僇亦不能無憾焉夫以一閹尹之流而寵之以宰相尊之以尚父自有中人以來未之有也其爲可醜不亦甚哉夫明皇始壞太宗

之法以重中人而已之幽鬱殂謝乃出於中人之手為明皇者固可戒矣輔國頗恣兩朝卒不免於肢體殊分投首廁溷之慘其亦何利耶臣故書之以為人君邇姦者之戒又以為小人稔惡者之戒云

程元振少以宦人直內侍省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為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判元帥行軍司馬再遷驃騎

大將軍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決又過之軍中呼十郎裴冕與元振忤貶施州來瑱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誘屬不應誣殺瑱素惡李光弼數媒蝎以疑之瑱等上將冕光弼元勲既誅斥方帥繇是携解廣德初吐蕃党項内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寇便橋帝蒼黄出居陜京師陷於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

叫呼刼宫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為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顔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於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内使隸諸州陛下持神

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行屏嬪妃任將相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請赤臣族以謝疏聞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還元振衣婦衣私入京師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溱州行至江陵死

臣按代宗非英主也然能殺李輔國以攄二帝之憤逐程元振以紓四方與諸將之怨其眡肅宗之姑息葢少瘉焉方二人之怙寵也自謂無能孰何

之者及兵權既奪官職既削孤雛腐鼠坐待誅斥

亦何能為以此觀之姦夫憸人茍非人主借以聲

光未有能自跋扈者也既長其燄然後從而撲滅

之所傷多矣曷若制之於初俾臣主兩全之為得

哉

魚朝恩者給事黄門至德初知内侍省事乾元二年命

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肅宗以子儀光弼皆元勲

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

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明年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於相州

范祖禹曰夙沙衛殿齊師夙沙衛齊之閹人事見左氏傳殖綽郭最二人齊大夫曰子殿齊師齊之辱也夫以諸侯之師使閹人殿之猶以為辱況天子之師而使宦者為之主帥乎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肅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之衆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迎華陰乘輿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處置使專領神策軍賞賜不涯朝恩資小人恃功岓忽無所憚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朝恩心娼之乘相州敗醜為詆譖肅宗不納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悟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朝恩內慚乃勸帝徙洛陽欲遠夷狄為近臣所折乃止朝恩好引輕浮後生處門下講

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儌伺國罷永泰中詔判
國子監會釋菜執易升坐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
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
之未發朝恩有賜墅觀沼澄爽表為佛祠為章敬太后
薦福即后謚以名祠許之於是用度侈浩乃壞曲江華
清諸宮館及將相故第收其材佐興作費無慮萬億既
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遣盜發其先冢子儀詭辭自解
以安衆疑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魁健能騎射最為朝恩

昵信希暹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横捕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錄貲産入之軍皆誣服寃死故市人號入地牢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養息令徽尚幼爲内給使服緑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荅有司已奉紫服於前令徽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滋不悦元載乃用散騎常侍崔昭判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陜而皓射生

將自是朝恩隱謀輿語悉為帝知希暹覺帝指密白太后朝恩稍懼然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潛計不軌帝遂倚載決除之後因寒食宴禁中縊殺之還尸其家

臣按朝恩之跋扈亦代宗獎成之也既而圖之布置張設如待敵國僅能勝之此可以為戒不可以為法也

竇文場霍仙鳴者始並隷東宮事德宗未有名自魚朝恩死宦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多納

富人金補軍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召近
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
天帝逐志貞并左右軍付文場主之帝自山南還兩軍
復完而帝忌宿將難制故詔文場仙鳴分總之廢天威
軍入左右神策是時竇霍權振朝廷諸方節度大將多
出其軍臺省要官走門下丐援引者足相躡藩鎮贈遺
纍百鉅萬略士妻女無所憚久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
各二員詔文場為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為右中尉護

軍自文場等始

臣按宦官常主兵柄自德宗始然開其端又自明

皇肅代始四君者皆太宗之罪人與

憲宗時吐突承璀為神策左軍中尉王承宗反以承璀

為行營招討處置等使以討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

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

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

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

討處置使即承璀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上不聽後果無功還給事中段平仲等乞斬之上罷承璀中尉降爲軍器使中外相賀

臣按以宦官掌征伐此明皇肅代之大失也憲宗中興亦踵其覆轍後世子孫謂憲宗之英武猶以中人爲制帥我其可違其後楊復恭田令孜皆主軍律趣唐於亡由祖宗貽謀之失也

憲宗末年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為太子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璀謀尚未息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正月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内常侍陳宏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共立太子殺承璀太子立是為穆宗

臣按唐世宦官弑君立君自此始憲宗英主也不知春秋書閽弑吴子餘祭之義而昵近刑人以殞

其身其失一又不知顧命呂伋等逆子釗之事而使嗣子之立出宦者之手其失二以是觀之人主其可以不學哉

敬宗即位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喜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晝夜不離側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弒上於室

內劉克明矯稱上旨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中尉魏從簡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追討賊黨盡斬之江王立是為文宗

臣按唐世宦官弑君立君於是再見矣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文宗太和二年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

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内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脇之心復門戸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

於後旣不能治其始當正其終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勲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

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覬覦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葢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賢良方正裴休等二十三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

胡寅曰蕡對策時執政大臣裴度韋處厚也二公累朝舊德因蕡有言置之高第請開延英召會公卿給

舍諫官御史并貴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戸大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其所繫豈小哉蕡所陳但欲復之於門戸掃除非有草薙禽獮之意事必可行惜乎裴章讀之不詳思之不精也

四年上患宦官彊盛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横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

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尚書右丞同平章事五年上與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為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守澄奏之上大怒遣中使召宰相至延英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豆盧著所告晏敬則王師文等於禁中鞫之師文亡命三月申錫罷為右庶子自

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寃者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晏敬則等誣服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左常侍崔元亮等復請對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屢遣之出不退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亦言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請止行貶黜宋申錫開州司馬湊巢縣公

臣按文宗可謂不明矣方與宰相謀以去宦官宦

官未去乃用其讒以貶宰相蓋挾憾而誣之其情有不難察者文宗乃一不之察人君不明可與忠謀也哉

初宋申錫得罪宦官益横上外雖包容内不能堪翰林侍講學士李訓太僕卿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之不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已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

上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賔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以士良為左神策中尉訓注為上畫太平之策以為當先除宦官上以為信然寵任日隆八月以鄭注為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弘志所為時弘志為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為上謀

名之至清泥驛封杖殺之鄭注求為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旣誅宦官并圖注也王守澄為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訓注為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已已以舒元輿李訓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天下事皆決於訓自中尉樞密近衛諸將見訓皆震慴迎拜叩首冬十月訓注密

言於上請除王守澄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十二月以大理卿郭行餘為邠寧節度使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為河東節度使以京兆尹羅立言權知府事以太府卿韓約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棓懷其斧以為親兵是月王守澄葬於滻水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

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為名多募壯士為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者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者與舒元輿謀之餘人不知也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廳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宰相帥百官稱賀訓元輿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貺上許之百官退班於含元殿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

良久而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上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宏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敕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召之令入受敕獨東兵入邠寧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為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關不得上士良等犇

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後殿罘罳疾趨北出訓攀輿呼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二百餘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寃死傷者十餘人乘輿入宣政門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官郗志榮奮拳毆其胸偃於地乘輿既入門隨闔宦官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

濟脫從吏緣衫衣之走馬而出士良等知上預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慚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閤門逢人輒殺李訓奔鳳翔未至為人所禽斬其首以來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皆斬獨柳下親屬無問親疎皆死孩穉無遺時數日之閒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上不豫知士良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斬注滅其家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

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

開成元年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計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遝盈庭未嘗觧顏閒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

四年十一月上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

矦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

俯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始士良宏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欲廢帝崔慎由為翰

林學士宿直夜堂上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

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

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雖死不承命士良等

默然久之啓後戸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

過失帝俛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為學士不得更坐此

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誌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没以授其子肖故肖惡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宏志云

臣按唐世宦官之禍至太和中已成沈痼之疾而訓注又以毒藥發之祇足以速禍亡而已事至於此明皇德宗安得不任其咎

僖宗之為晉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

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上與内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説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内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能言是年兖句人黄巢反聚衆為盜攻州縣横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

廣明元年春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文

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内侍省賜死

黄巢入長安上幸興元

中和元年春正月車駕至成都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踈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

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今孜孑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蟇頤津聞者氣塞而不敢言

臣按是時巨盜方據國都而僖宗疎遠大臣惟宦者與處諫官言之職也而侯昌業既死於前孟昭圖復死於後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昭宗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等勸上舉大

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為節度使刺史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為監軍天下權勢皆歸其門其養子李順節既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軍復恭慍懟不肯行稱疾求致仕以復恭為上將軍致仕或告復恭與假子守信謀反上御安喜門陳兵自衛命李順節等將兵攻其第不能克復恭挈其族走興元與楊守亮等同舉兵拒朝廷後為華州韓史兵所獲獻闕下斬於獨柳

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吾於荆榛中立壽王即昭宗也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臣按復恭以援立之功恣為不法至其畔也舉數鎮之兵以攻之僅而能克以家奴之賤敢於拒捍如敵國然自視為定策國老而目天子曰負心門生自古中人之横未有其匹者然卒不能免獨柳之誅豈不足為後人之戒哉

昭宗光化二年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摶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為援以相傾奪摶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致速姦變胤聞之譖摶於上曰王摶姦邪已為道弼

輦外懸上疑之及脩罷相意搏排已愈恨之及出鎭廣州遺朱全忠書具道搏語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脩不可離輔弼之地搏與敕使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復名脩為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搏罷為工部侍郎以道弼監荆南軍務脩監青州軍又貶搏溪州刺史又貶崖州司戶道弼長流驩州務脩長流愛州皆賜自盡於是脩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不勝其憤初崔脩與上密謀盡

誅宦官及道弼務脩死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渥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多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吾輩終罹其禍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為太上皇引岐華兵為援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上獵苑中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黄門侍女數人明旦日加辰已宫門不開季述帥禁軍千人破門而入訪問具得其狀出謂胥曰主上所為

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侑畏死不敢違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作侑等姓名狀請太子監國以示之使署名侑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宦官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撾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使人將兵圍守上動靜輒白季述穴牆以通飲食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季述等矯詔令

太子嗣位李述等欲誅崔胤而憚全忠但觧其度支鹽鐵轉運而已胤密致書全忠使興兵圖反正有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為左神策指揮使自劉季述等廢上常憤惋不平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戩與之遊德昭每酒酣必泣戩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說之德昭謝曰苟相公有命不敢愛死戩以白胤胤割衣帶手書以授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

門孫德昭擒斬之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上與后毀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梃所斃薛齊渥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以孫德昭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賜姓名李繼昭崔胤進位司徒上寵待胤益厚以周承誨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賜姓名李繼誨董彥弼為寧遠節度使賜姓李竝同平章事與李繼昭俱留宿衛十日

乃出還家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丙午敕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竝依大中舊制候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韓偓以為不可胤不從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與之從容或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事無大小皆咨胤而後行胤

志欲盡除之翰林學士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
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胤請上盡誅
宦官但以宫人掌内諸司事宦官屬耳頗聞之樞密使
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
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内之宫中陰令詗察其
事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
相訣别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
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

翔㣃知謀泄事急遣朱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全忠得書遽歸大梁發兵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李繼誨李彦弼李繼筠深相結繼筠獨不肯從冬十月全忠大舉兵發大梁韓全誨聞全忠將至令李繼誨等勒兵刼上幸鳳翔全誨等令上入閤召百官追寢正月丙午赦書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即侍側同議政事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以大

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李彦弼已於御院縱火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殿庭無羣臣旁無侍者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絶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崔胤裴樞罷二年四月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奉迎勢不可緩於是全忠再舉兵至鳳翔李茂貞堅壁

不出全忠以譎計誘致之於是茂貞悉衆攻全忠營全忠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他盜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敝甲彫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丁酉上名李茂貞等食議與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

人在内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耳三年春正月李茂貞獨見上中尉韓全誨等皆不得對茂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即遣内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曰曏來脅留車駕懼罪離間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李茂貞决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衆憤時鳳翔所誅宦官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

兆搜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及還長安全忠崔胤
同對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豫政天寶以來
宦官浸盛貞元之末以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以便衛
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為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
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為不法大則扇搖藩鎮傾危國家
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
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
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

五可範以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寃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黄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胥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司馬光曰宦者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顔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忤之患使令則有稱

惬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横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濁亂天下未有能刼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虵虺如

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寛赦如此雖使之專權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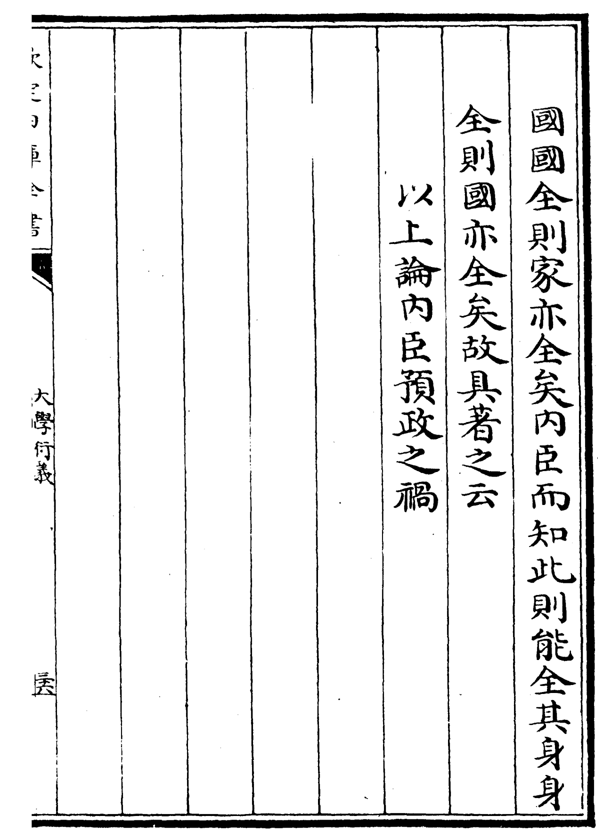
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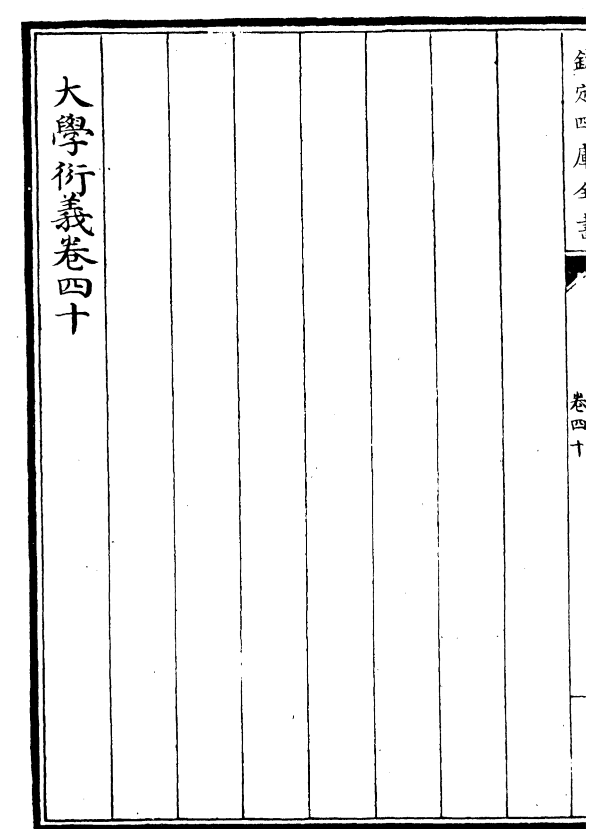
歐陽修曰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葢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以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

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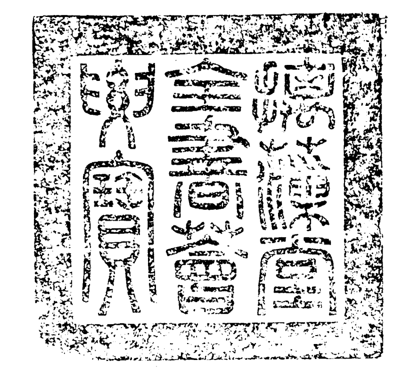
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内而踈忠臣碩士於外葢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矣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臣按漢唐之宦寺其忠謹自持者未嘗不獲福其驕恣預政者未嘗不罹禍人主而知此則能全其


國國全則家亦全矣內臣而知此則能全其身身
全則國亦全矣故具著之云
以上論內臣預政之禍



大學衍義卷四十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煒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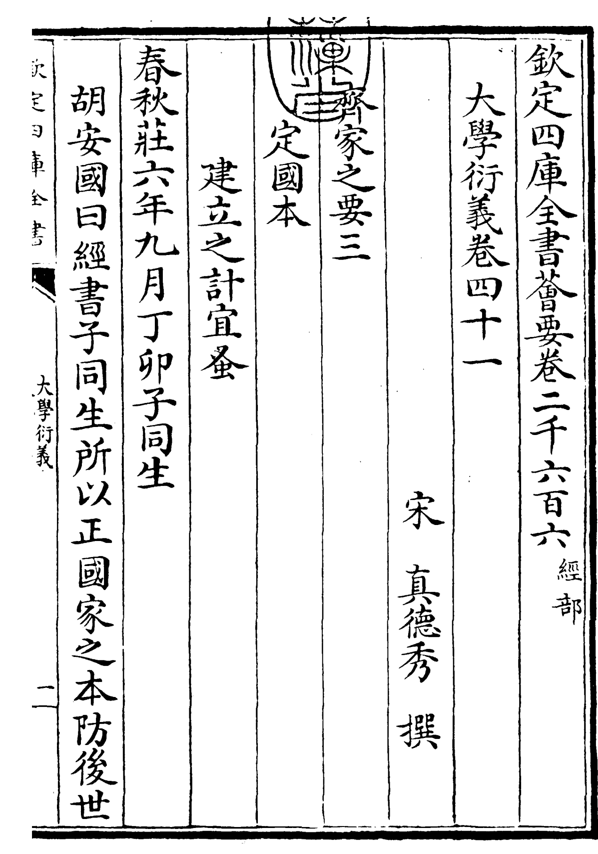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郝爾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卷四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大學衍義卷四十一

宋 真德秀 撰

齊家之要三

定國本

建立之計宜蚤

春秋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胡安國曰經書子同生所以正國家之本防後世

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臣按賈誼之書有曰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爭為宰相而不姦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臣謂古者之生世子則已表而揚之使國人皆知之所以繫衆望也是則國本之定不在於建儲之日而已定於始生

之初此春秋於子同之生必謹而書之

僖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

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內寵內官有權寵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以說宋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夏五月宋敗齊師於甗立孝公而還

臣按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匡天下而身歿未幾五公子爭立國內大亂垂二十年以不蚤定之故也其所以不蚤定者溺愛於少子故也葢桓公君臣

知以富國彊兵為急而不知修身齊家之本故其

禍卒兆於此可不戒諸

史記齊景公適子死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

行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景

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

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

子立少子荼為太子逐羣公子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為

晏孺子羣公子畏誅皆出亡晏孺子元年田乞齊大夫攻

高昭子殺之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十月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發橐出之曰此齊君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

臣按景公之失亦由嗣子不蚤定之故其所以不蚤定者以私欲立荼之故也雖高國二臣曲從其亂命而適以啓田乞之姦心殺荼而立陽生齊國之政遂歸田氏不再傳而田氏代齊矣

魏武侯卒子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韓懿侯與趙成侯并兵以伐魏乘其國內亂而爭伐之戰於濁澤魏氏大敗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

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悅以其步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議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臣按適嗣之不蚤立敵國之資也故書之以為戒云

漢文帝元年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

未有嗛志（嗛音愜）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閲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

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載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絶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内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太子立是為景帝

臣按文帝以謙力辭而有司以誼固請然後文帝屈而從之君臣之間可謂兩得矣

以上論建立之計宜蚤或曰國本之宜蚤建固也然在位久而繼嗣未生如之何曰本朝則有故事矣仁宗皇帝春秋四十有四聖嗣未立張述以太常博士請遴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内外知聖心有所屬皇祐五年其後范鎮以諫官言之嘉祐元年趙抃以

御史言之同上司馬光以并州通判亦言之同上

自是文彦博歐陽修王堯臣吳奎諸臣莫不

言者迄賴韓琦而後定焉太山磐石之基於

是乎壯吁此我祖宗公天下之心三代以來

之所未有者也因傳著于此云臣伏見高宗

皇帝建炎三年元懿太子薨布衣李時雨乞

於皇族中擇宗室之賢者一人使視皇子以

係四海之望是時高宗年甫二十有三耳不

以太子為忤也迨紹興元年張浚言之婁寅亮又言之上讀寅亮之章於是大悟越五年孝宗皇帝有建國之封是高宗以二十五而定議二十九而錫命也其為宗社之計尤蚤於仁宗也於乎懿哉

定國本

諭教之法宜豫

文王世子禮記篇名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

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懌說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謂其入學時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是以教喻而德成也以有四人維持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慎其身者謂安護之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謹唯其人語

使能也君子曰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伯禽周公長子所謂魯公者也所以善成王也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阼階人君之位言成王幼未能涖君位也以為世子則無為也言既為王矣又不可用世子之禮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亦學此學於成王側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

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物猶事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

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司主也一一人元大良善也貞正也

臣按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者禮所以起人之敬心敬心生則慢心窒矣樂所以感人之和心和心生則戾心消矣其薫陶德性變化氣質莫妙於此者然樂雖修内由内以達外禮雖修外由外以入中二者醺醲涵暢相與無間故其成也但見其

悅懌而已恭敬溫文而已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溫則不暴文則不野此皆教之以禮樂之功也然禮樂者教之之具而師傅者教之之人故立太傅少傅以養之養者從容啓廸以養其本然之善使之自然開悟也然其道無他不過父子君臣之大倫而已太傅以審示言謂修於身以示之也少傅以審喻言謂開說其義以曉之也太傅少傅所以教者雖同然太傅以身教

少傅以言教二者蓋互相發也以一世子之身而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有保出有師四人者扶持而左右之教安得不達德安得不成哉師者教世子以事而喻諸德謂教之以事親之事則知孝之德教之以事長之事則知弟之德天下無事外之德也保則安護世子之身輔之翼之使歸諸道耳目口體不以欲而動即所謂道天下無身外之道也古者所謂師保其職蓋如此周公抗世子法於

伯禽者葢成王雖幼已為君矣不可復以教世子者教之惟以教世子者敎伯禽使成王觀之是乃所以善成王也傳言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成王不可撻也撻伯禽則成王知警矣然周公之所以教者亦不過為人子為人臣與事人之道而已能此三者則他可類推矣古者天子公侯卿大夫士之子皆入于學而世子與之齒遜焉夫天子之世子將為君者也而乃與公侯卿大夫士之子以齒為

後先何哉君在故也父在故也長長故也身為世子而以尊君親親敬長之道為天下倡人其有不翕然視傚者哉秦漢以來禮樂既廢而又無師保之教胄冑之禮世子生而狃於貴驕之習此篇雖存無復有考之者矣此治之所以不古若與

保傅篇（漢賈誼作）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

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謂三月朝也)過闕則下(敬君典法之處)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保謂安守之)傅傅之德義(傅輔也)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卿也謂三公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迺猶也)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

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迺始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恐其懈惰故以所味好而誘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貫與慣同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妃色

妃匹之色則入於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瞽無目者也工誦箴諫工樂人也瞽官長誦謂隨其過誦詩以諷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謂習聞規誨與智俱長故諫之雖切亦能受之而不媿恨也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言教化與心俱成故所為皆合於道如性自然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

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車上鈴步中采齊樂詩名也齊或作薺又作茨趨中肆夏亦樂詩名趨讀曰趣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玉藻曰血氣之類弗身踐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趙高宦者秦中車府令胡亥始皇少子二世也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

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艾讀曰刈菅茅也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觀前成事也）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知也秦世所以亟絶者其轍跡可見也（亟急也車跡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亾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諭曉告也與猶及也）夫

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胡粤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者有雖死而不能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言習俗之殊終身不變雖至於死而不能相放傚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臣按保傅之篇雖漢賈誼所作大抵古之遺言也欲知教諭之方者文王世子其首而此篇次之無

餘藴矣

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臣按古人之教太子其嚴如此可以為萬世法矣

漢晁錯學申商刑名孝文時詔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因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授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

民則海内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下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亾以知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刼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説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説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絶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

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

臣按錯與賈誼皆所謂明申韓者也誼之論教太子一出於孝仁禮義而錯專以術數為言其醇駁之異如此詎可同日語哉文帝擇東宮之傳卒舍誼而用錯焉豈非帝之學出於黄老故於錯之言有以深契其心歟且是時錯方受書伏生所伊傳周召之言固甞聞之矣而此疏所陳無一語與之

合者豈所受者唯訓詁章句而於義理初未嘗玩而繹之故邪其後錯事景帝建為削地之議遂召七國之變其原葢兆於此然則世之任輔導之責者不開之以理義而誘之以術數未有不誤事而基禍者也

武帝為太子據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據被讒事已見前讒臣篇

司馬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端良之

士以為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游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晉元帝立子紹為太子帝好刑名家以韓非子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太子是為

明帝

臣按申韓之學非惟刻薄而已且導人君以驕淫

放恣李斯嘗以誤二世矣豈可以教儲貳者邪庾亮雖清談之徒然斯言則有益於世故取焉

陳宣帝太子叔寶欲以左户部尚書江總為詹事令管記陸瑜言於吏部尚書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謂潘岳陸機皆前世文士也而無園綺之實謂四皓中園公綺里季也輔弼儲宮竊有所難太子自言於帝帝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章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帝卒以總為詹事頃之總與太

子為長夜之飲太子亟微行遊總家上怒免總官

臣按孔奐之言可謂忠矣叔寶資雖闇劣然使得端良忠信之士輔而翼之亦未必無補乃如叔寶之請竟用江總其後即位以總等為狎客酣醟(音咏)流連竟以亾國蓋文士多浮華而少實以之居輔導之職其有損無益也宜哉

憲宗元和初右拾遺元稹以貞元中王伾王叔文以伎術得幸東宮永貞之際幾亂天下上書勸上早擇修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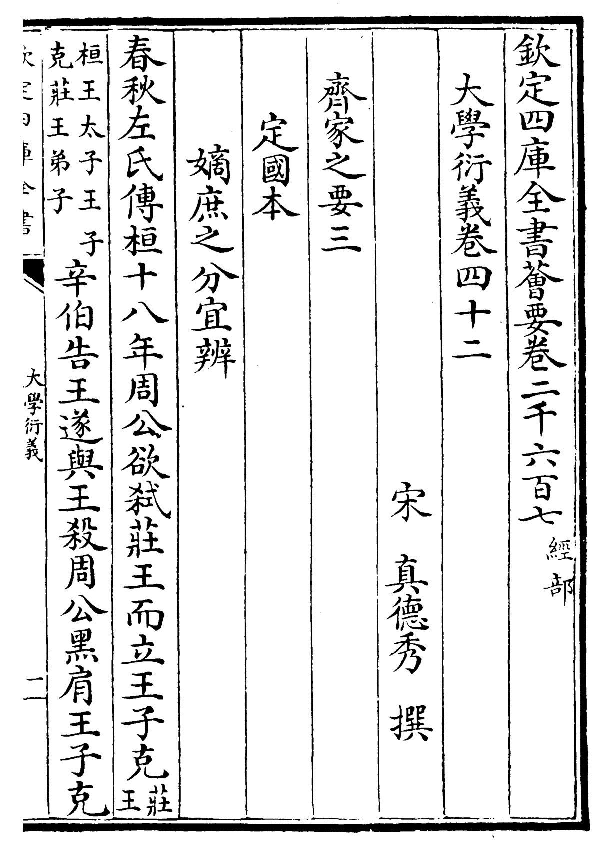
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為太宗自藩王與文學清修之士十八人居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日益疎賤至於師傅之官非眊瞶廢疾不任事者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有之其友諭賛議之徒尤為冗散之甚搢紳皆恥由之就使得僻儒老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傅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上頗嘉納其言

臣按元稹欲為太子諸王簡僚屬其論當矣憲宗

雖頗嘉納然其後立遂王為儲貳未聞妙選一時之賢俊以統輔導之職也嗣立未幾游畋聲色無所不有卒隳元和已成之業吁可惜哉

以上論諭教之法宜豫

大學衍義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七　經部

大學衍義卷四十二

宋　真德秀　撰

齊家之要三

定國本

嫡庶之分宜辨

春秋左氏傳桓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桓王太子王子克莊王弟子)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

奔燕（辛伯周大夫）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竝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及於難也）

臣按莊王嫡也子儀庶也桓王屬子儀於周公是有私之之心也周公欲弒莊王而立子儀是成桓王之私也君臣共成其私而不顧天下之正理其得免乎宜周公之及難也

齊侯（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二人齊大夫葵丘齊地）瓜時而

往(以食瓜為候)及瓜而代(戍之明年又食瓜則代還)期戍公問不至(代還之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夷仲字年其名)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太子)襄公絀之(謂降其禮秩)二人因之以作亂(二人連稱管至也二人本謀亂因無知之怨遂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伺公之間隙)曰捷吾以女為夫人(捷克也言無知事成則以女為夫人也女音汝)冬十二月弑君立無知

臣按兄弟之子猶子也愛之如一則可而衣服禮

秩皆與適同則不可僭公之寵無知宜若厚於兄弟之子者而不知古人崇異世適之禮非以自私所以明尊卑之分杜僭忒之源也其召後日之禍宜哉

漢成帝時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言昭儀之寵過於皇后定陶王之寵過於太子丞相匡衡上疏曰聖王必愼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適讀曰嫡禮之於内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禮屬陰禮得則陰氣順故曰理陰氣其尊適

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冠謂行冠禮也阼主階醴甘酒貴於衆酒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禮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如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謹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

臣按匡衡援古人之冠禮以明適子之重衆子不得而竝焉旨哉斯言人君不可以不知也

三國吳大帝赤烏五年立子和為太子霸為魯王霸和

母弟也吳主權愛之與和無異其傅是儀諫曰魯王兼資文武宜出鎮四方為國藩輔且使二宮有所降殺以正上下之序不聽八年春吳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為言吳主權乃命分宮别僚二子由是有隙霸曲意交結名士於是仇黨疑貳舉國中分太子寵日衰霸黨從而毁之權惑焉陸遜諫曰正統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則彼此得所上下獲安矣書三四上辭情危切權不悦太常顧譚上疏曰有國家者必明嫡庶之

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邈則骨肉之恩全覬覦之望絕矣臣之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惡譚全悰亦惡之相與譖之吳主徙譚於交州權以魯王霸楊竺之譖數遣使責問遜遜憤恚而卒初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權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

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沉吟歷年至是乃幽太子和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及矣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而無難督陳正及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杖之一百遂廢和為庶人徙故鄣賜霸死立子

亮為太子

臣按吳主不監匹嫡之戒既立太子又寵魯王禮秩如一陸遜顧譚力諫不聽卒以基禍至於兩廢焉此人主所宜戒也

唐武德九年太宗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為太子貞觀七年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絹五百疋十四年太子久不出見官屬右庶子張元素諫曰朝廷選俊賢

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宫臣將何裨益萬一不聽

十五年太子治宫室妨農功又好鄭衛之樂詹事于志

寧諫不聽又寵昵宦官常在左右又引突厥達哥友入

宫志寧上書切諫太子遣刺客殺之二人不忍殺而止

十六年魏王泰上拓地志泰好學司馬蘇勗説泰以古

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之於是大開館舍廣

延時俊人物輻湊門庭如市泰月給踰於太子諫議大

夫褚遂良上疏以為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

會與王者共之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王亦幾至於敗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全安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上遽遣泰歸第

秋八月上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四方無

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臣曰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庶絕天下之疑九月徵為太子太師徵表辭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亾國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定我今賴公即其義也徵乃受詔

十七年春正月上謂羣臣曰聞外間士民以太子有足疾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徼幸之徒已有附會

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子死立嫡孫太子男

巳五歲朕終不以孽代宗啓窺窬之源也

初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為奓靡魏王泰多藝能有

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求聲

譽上命黄門侍郎韋挺攝泰府事後命工部尚書杜楚

客代之二人俱為泰要結朝士楚客或懷金以賂權貴

因說以魏王聰明宜為上嗣文武之士各有附託潛為

朋黨太子畏其逼遣人詐為泰府典籤上封事其中皆

言泰罪惡敕捕之不獲太子陰養刺客謀殺魏王泰吏部尚書侯君集之壻賀蘭楚石為東宮千牛太子知君集怨望數令楚石引君集入東宮問其自安之術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駙馬都尉杜荷為太子所親暱預其反謀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謂紇干承基曰我宮西牆去大内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為大事豈比齊王乎夏四月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敕長孫無忌與大理中書門下參鞫之

反形已具上謂侍臣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為庶人幽於右領軍府漢王元昌賜自盡侯君集等皆伏誅承乾既獲罪魏王泰自入侍奉上面許立為皇太子長孫無忌請立晉王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泰小字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殺之傳位晉王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如此甚憐之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

誤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為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為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乃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為太子復何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

安之術不逞之徒遂教臣為不軌耳今若泰為太子所謂落其度内承乾既廢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元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於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授晉王治無忌請上所立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乃御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為嗣誰可立者卿輩明言

之衆皆讙呼曰晉王仁孝當為嗣上説遂立晉王治為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之子孫永為後法

臣按太宗不世出之主也而於太子魏王之事其失與孫權氏本末一同皆幾至於危國方禇遂良進太子諸王宜有定分之説帝固是之矣使其因此大正嫡庶之分車服禮秩咸立等差約敕魏王

峻其交通賓客之禁則太子之志安而不軌之謀塞矣不是之思而乃於魏王之寵終不之損由是承乾曰以疑忌而泰日以窺覦雖欲禍亂之不生不可得已原其本皆太宗溺於私愛不能自克之故也然承乾雖廢泰亦不立且因是著為後世之法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兩棄之於失之中而有得焉雖然與其有得於終孰若無失於初故人君正家之道不可以不謹也

以上論嫡庶之分宜辨

定國本

廢奪之失宜監

史記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

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之子宜臼是為平王

臣按幽王廢正后易太子其禍至於如此故録以為本篇之首云

春秋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惠王太子鄭也不名而殊會尊之也首止會地

傳會于首止謀寧周也杜預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世子以定

其位胡安國曰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為夷狄矣故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晉獻公烝於齊姜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小戎子

生夷吾（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其君姬姓其男也）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

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相伐言二人俱共墾傷晉室若此閔元年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為公御右也夙趙衰兄畢萬魏犨祖父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得將下軍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太伯周太王之適子知其父欲

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留而及禍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

閔二年十二月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赤狄別種也皐落其氏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里克晉大夫冢大也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膳廚膳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帥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宣號令也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國政正卿師在制命而已命將軍所制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

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太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為帥必不威也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依公服佩之金玦以金為玦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

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僖四年公將立奚齊立爲太子也既與中大夫成謀中大夫里克也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太子母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輙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勸之自辯君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太子

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辯也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為由吾也曰子其行乎勸之出奔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縊于新城

臣按晉獻公用驪姬之讒殺太子申生葢將私其子也及公薨奚齊立里克弑之卓子立又弑之姬之子卒不能享有晉國而徒以滋晉之亂葢易五君二十餘年而後定然則國本其可以輕摇哉

漢高祖十年戚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雖封為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疏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東廂聽既罷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十二年十一月上從破黥布歸疾益甚

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揺天下振動柰何以天下為戲乎

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刼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輕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

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上從破布歸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叔孫太傅以死爭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亾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

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是年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髠鉗衣赭衣令舂召趙王至長安

惠帝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黎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命曰人彘

程頤曰坎六四納約自牖言自通明處乃能入也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告之求信則易也自古能諫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

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其言之切孰若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

胡寅曰張良招致四皓羽翼儲宮方之齊桓公會合八國定王世子事簡而力不勞其績尤偉而世之君子乃致疑焉謂審有此是良為子結黨以拒父是葢未知聖人深許首止之盟而稱管仲相齊一正天下之美也

隋文帝受周禪以太子勇為皇太子開皇二十年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寛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為儲后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日内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宰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乃賀

也不得言朝上曰賀者止可三數十人隨情各去何乃
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因下
詔停斷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内寵昭訓雲氏
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有他
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内政生子儼等數人后彌
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過惡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唯
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
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無貴

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為設美饌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别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絶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為不好聲色還宫以語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廣為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宫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宫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鴆毒遇

於杯勺后忿然自是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與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問計於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廣大悦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為大理少卿素凡有所為皆先籌於約而行之述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

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為爾述因通廣意說之曰公之兄弟功名葢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

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宜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内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睍地伐勇小字與阿雲謂雲昭訓對坐終

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麽廣小字者常恐其潜殺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使素覘上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壽宫使楊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宫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上聞素譖毁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宫纎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上遂疎忌勇迺於元武門達至德門置候人以伺動

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元象久見羣臣不敢言耳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諠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諾即上書告之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

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上既數聞譖毁疑朝臣悉知之故於衆中發問冀聞太子之過弘對既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宫官屬曰仁壽宫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豈非爾輩欲害我家國邪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宫事狀以告近臣素乃顯言之云云上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嘗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

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我雖德慚堯舜終不以萬
姓付不肖子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旻諫
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
之上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云云上泫然曰
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
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
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先是勇見老枯槐問
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時衛士皆備火燧勇

命工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素得之大以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翫以加琱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官為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上戎服陳兵御武

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王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内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為庶人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為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宫無節數進其竒服異器以求悦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唐令則為勇所昵狎每令以絃歌教内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閒哉令則慚而不能改勇甞

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不令為殿下作弄臣也勇慚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宫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娬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為宫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為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宫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

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鄉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娱悦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擇汝為宫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

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上不悅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帝因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寃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冀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為癲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廣立是為煬帝遂以亡隋

臣按隋文以術數取天下其操制羣下亦以術數宜非臣子所能欺也而太子勇任情率直則疑之晉王廣矯情飾詐則信之夫勇之天資中人耳使帝能博選名儒責以輔導切磋琢磨未必不為令德而廣則大賊也方其平時自媚於帝后欲為奪嫡之計久矣一聞后意有所不平於是緣飾者彌工而傾擠者彌巧觀廣之所以取謀於宇文述而述之輸貨於楊約以自通於楊素者其安排布置

一如戰國縱横之徒帝徒知勇之當廢而不知其所謂罪戾者成於諸人織組之手也徒知廣之可立而不知所謂善美者出於諸人開闔之口也而其實安在哉帝至是如聾如瞶不復能自辨是非而一廢一立秖以為楊素等鬻賣之地耳不知平時所謂術數者果焉在邪廣既升儲又以勇付於其手迨其垂没乃始知廣之不足付而出召勇之言則徒以殺其身而已矣事見通鑑文帝末年吁後之人主

其於讒言罔極之際可不察哉

唐元宗開元末武惠妃譖太子瑛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惠妃子壽王瑁也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揺昔晉獻公信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

奉詔惠妃密使宮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言太子瑛廢則壽王瑁必為太子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色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九齡既貶又有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異謀者上召宰相問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瑛瑤琚為庶人尋賜死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高三

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為之减高力士乘間問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豈非以郎君未定邪但推長而立誰敢爭上曰汝言是也由是遂定立璵為太子餘已見前姦臣篇

范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於仇讎置相可不慎哉

大歷十四年代宗年號德宗即位立宣王誦為皇太子

貞元三年初郜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公主不謹詹事李昇等出入主第主女為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温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

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亾國覆家者上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亾對曰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衆東宫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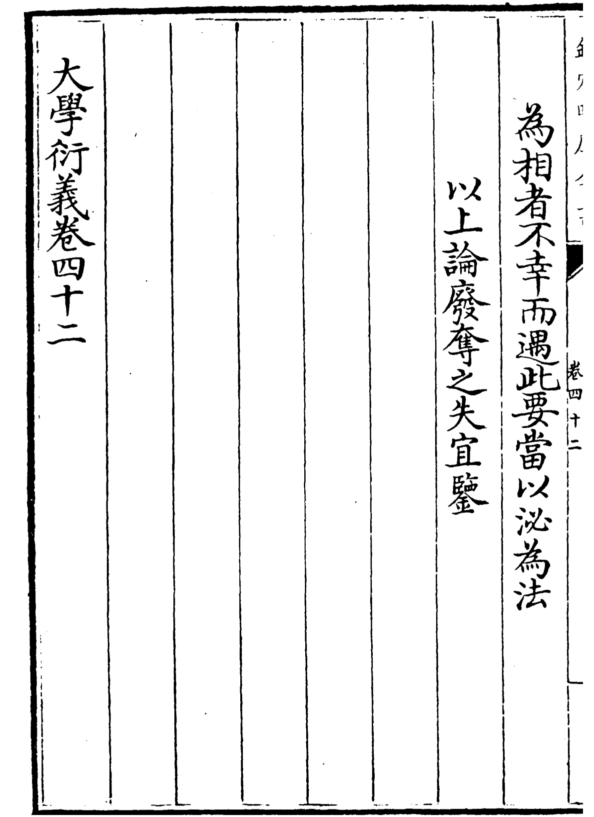
從之并廢魏王泰願陛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鞫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内寃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蠭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嘗

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為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曏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内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横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

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太子遣人謝泌曰吾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

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使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為出此言乎詔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遠州太子後立是為順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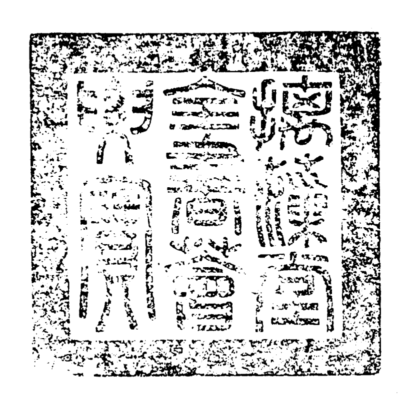
臣按自古輕廢儲貳未有不由宰相之非人者故里克成謀申生縊楊素懷姦子勇囚林甫趨利瑛琚戮而子瑛之得未廢者以九齡舒王之不得奪嫡者以李泌然則為國者其可無忠賢之相哉觀泌告德宗之言忠誠懇篤宜其卒能感悟也後之



為相者不幸而遇此要當以泌為法

以上論廢奪之失宜鑒

大學衍義卷四十二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謄録監生臣李春和